

原摇摇禅

钱育渝摇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钱育渝摇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新星印刷厂印装

*

圆园年 圆月第 员版摇摇圆园年 圆月第 员次印刷

*

印数 一萬一千

陽星苑原惠遠廳原圓緣原惠耕·圓惠

定价 49.00元

题记：

近代文明与古老的东方文化的碰撞必迸发出睿智的火花。

不失时机地体悟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你会发现觉悟的理念无所不在，你会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快乐与欣慰，你将是信仰的理智——这，就是禅。

作者签名：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内 容 提 要

作者运用现代科学与逻辑思维方式，对中国禅文化的最高经典——《六祖法宝坛经》以及其它禅文化典籍的理论精义进行了全新的意义上的解译，阐释并论述了中国禅文化的近代学术价值和现实社会意义。

无所不在、生动活泼的禅，涵摄一切。继承并发扬、应用这一人类的深层睿智，用以指导、升华人类的精神、思想境界，是当代社会文明的重要课题。

目摇摇录

不可不说的话（代序）	张建平（员）
前言	（员）
《六祖法宝坛经》今译	（员）
行由品第一	（缘）
般若品第二	（猿）
疑问品第三	（缘）
定慧品第四	（远）
坐禅品第五	（苑）
忏悔品第六	（苑）
机缘品第七	（愿）
顿渐品第八	（苑）
护法品第九	（愿）
付嘱品第十	（愿）
《坛经》记事（僧令韬）	（缘）
《坛经》序（僧德异）	（愿）
《坛经》跋（僧宗宝）	（员）
六祖大师缘起外记（僧法海）	（缘）
菩提达摩辩法论	（员）
禅门祖师付法偈三十四则精义释译	（苑）
禅门公案撮释十例	（愿）
《六祖法宝坛经》译后记	（愿）

跋 (圆愚)

附录：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圆愚)

六祖能禅师碑铭 (王摇维) (圆缘)

赐谥大鉴禅师碑 (柳宗元) (圆愚)

大鉴禅师碑 (刘禹锡) (圆辰)

《旧唐书·慧能传》(摘录) (圆愚)

不可不说的话(代序)

钱育渝教授研习十数年,定名为《原禅》的古文今译著作终于问世。

钱先生邀我为其书写序,我实不敢当,因恐本人才疏学浅,名不见经传,不太合适。而作为钱先生的同事,深知他的为人,他出版这部书的不易、艰辛和苦心,不免想为他向一切有幸读到这部书的人们说几句话。

在这本书中,不免要涉及这样一些概念和观念,如:宗教、佛学、禅宗、唯识论。稍有一点知识的人,只要查一查有关词典,就会发现,这些词总跟社会意识、超自然力量和超社会力量、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做深一步了解后我们知道: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7页)现代世界上的主要宗教有三个: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而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它以孟子的性善论改造印度佛教,提出“顿悟成佛”的教义,很容易被处于社会的下层的人们所接受,他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

钱先生他是一名教师,而不是禅师;他是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而不是佛教中人;他写这部书不是为了“弘法”,而是为了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取名为《原禅》就是想重现中华佛学的本来面

目,以免被人误传,更被别有用心之人歪曲、利用,成为“邪教”(如李洪志之流),危害众生。钱先生苦读研习十数年成就的这样一部著作,完全出于良知,出于帮助、引导在校的大学生学习、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作。钱先生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交通工程和计算机应用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和近代逻辑思维方式,对《六祖法宝坛经》进行了近代理念的系统诠释,完全是为了抢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瑰宝”而尽学者之力。

人类文明,中华文化的延续,靠一代代学者孜孜不倦的努力,对人类文明形成过程中留传下来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哲学思想,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弃其糟粕,推陈出新。

正如作者所言:不言而喻,中国禅文化的教学,必然要有效地剔除掉潜藏于这部弘大哲学巨著中的迷信及糟粕,科学的诠释与歪理邪说绝对水火不相容。

当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正满怀信心的跨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禅宗哲学中强调的“心性合一”、“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体用合一”、“能所合一”的观点至今仍然富有现实意义。

但愿,人们能对禅宗乃至佛教多一些了解,少受邪教的迷惑或随声附和、随波逐流;但愿,善良的信众不要再去沉湎于吃斋念经、烧香拜佛,因为,禅宗主张的“顿悟成佛”的教义,由迷到悟,并不需要坐禅念经或其它一切烦琐的修行仪式;但愿,那些心术不正的人们,能够“正确对待自我,合理观照自身,不生非分之想,不取不义之财”,这个世上就少一些贪官污吏,少一些人类渣滓,多一些人间正气。但愿,读完这部书的人们都能够得到一点启迪和收益。

张建平

二〇〇四年八月八日于昆明

前摇言

佛教“中观唯识论”建立的诸多观念和学说与当代自然科学理论学说有不少相符之处。这一现象恰恰表明了：无论唯物认识论抑或唯心认识论，凡属开放的、全面的人类认识史观往往都是兼收并蓄的。多种认识论的边缘交叉所奠定的多样化和多属性，是丰富人类思维方式、活跃人类精神、开拓人类眼界的重要生态特征，然而却又往往被长期以来拘泥于单一形态传统思维方式的人们所忽视。故而，人类对客观世界及精神世界的正确、全面的系统认识，理应建立于对未尽知晓领域的探索、寻疑、论证和求解基础上，这也正是众多中外著名学者在其学术生涯中广泛涉猎宗教文化并对之开展有益探讨的原因所在。本文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中国大乘佛教认识论的若干理念作一定程度上的诠释。

白马东来，为中国带来了璀璨的佛教文化，而自五代至唐宋时期，一批中国学者大德们又进而对舶来的佛教文化理论加以充实、完善，他们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把原始的印度佛学系统发展到了大乘佛学的理论高度，终于成功地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使中华佛学得以雄踞于世界宗教文化之林。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深厚潜力所在的有力明证。

长期以来，圆融精湛、精深博大的佛教哲学理论曾被民间流

俗蒙上了一层“封建迷信”的阴影和污垢，又因为佛教僧侣文化素质大多处于低水准的状态，以至于导致大乘佛教的正信理论已面临“末法时期”的深层困惑与重大挑战。所幸中华民族哲学文化体系本身具备的开放性在历史的长河中业已饱经实践的考验，在这个意义上，及时地抢救整理并深入探索中华佛学哲学理论的若干要旨，结合当代自然科学严密求解的逻辑方法，对中华佛学哲学理论瑰宝进行恰如其分的科学诠释，则显得格外重要。本文仅就中华佛学理论中的认识观念尝试进行初步的诠释及探索，囿于篇幅和自身学术水平，难免存在着许多值得更进一步加以深究的问题，尚祈识者不吝赐正焉。

一、中国禅文化概述

员援弘传始末

自东汉末（明帝永平年间）始建成的洛阳白马寺，标志着西土佛教的传入中国。而“禅”的起源则始于释迦世尊灵山拈花微笑、以心会心、不立文字而建立的“教外别传”。自摩诃迦叶承继衣法，在印度传二十八代而至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时由海路传入中土，即为中土禅宗初祖。此后，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而传至六祖慧能，即已系统而完整地奠定了以禅为核心的中国大乘佛教理论体系。六祖以后的“五宗（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分灯”，把禅的理论更进一步地完善化。自是，中国佛学以“禅”为其核心理论的标志，而遍布于国内及海外的佛教寺庙亦绝大多数以“禅寺”定名。由是而论：禅文化在中国业已具有数千年的深厚民族根基。

圆援禅的特色

“禅”是梵语 禅那（Dhyana）一词的音译，全译为“禅那”，意为

“静虑”，即取“安详、反思”的意境。就此而论：儒、道、基督、伊斯兰等各大宗教（学派）皆有此要举。但于佛教，特别是中国佛学，“禅”又具有下列与众不同的特色：

——无神：禅宗崇佛而不佞佛。因为既然众生皆可成为大彻大悟的、无上正等正觉的“佛、菩萨”，故有“一念迷，佛是众生；一念悟，众生是佛”之说。如此，就佛教而言：其所最推崇至上的佛实际上是由广大的众生而成就；佛教还同时不承认“世间的主宰”，认为从众生到佛，全在“自心觉悟”，“一切种智，随业转藏；果缘因起、境由心造”，故而佛教持无神论主张。

——无常：即动态观。认为世间万物皆流转不定，处于永恒的运动与变化之中。

——缘起：即因果论。认为世间万法皆“循因而起、因果相依”（属自然科学中变量—函数之间的逻辑关系之定性描述）。

故而，排除民间佛教拜忏等迷信表象形式，深究禅宗之教义理论核心，乃是介乎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中观、识论”学说。近两千年来，具有博大精深之科学内涵的禅宗理论在世间接广为传扬、递代继承，业已具有十分深厚而悠久的民众渊源。

猿援理论要旨

由《六祖坛经》中著名的传法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可知：禅学理论的核心内涵是“无”、是“空”；禅宗强调“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因此，禅宗广纳众生、普度群迷；禅宗强调“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认识观，因此，禅宗以动态观念看待客观世界和人类自身；禅宗强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此，禅宗推崇超越表象、深究缘由的认识论；禅宗强调“诸法空相，是为实相”，因此，禅文化以其深邃、活泼、灵活、辩证、相对的“随宜方便”

而著称于人类的哲学领域，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广泛而深刻地渗透于东方的建筑、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

至唐末时的五宗“越祖分灯”以来，禅机活泼，理论体系至臻完备而不离宗趣。发展至今，开放的禅宗理论体系广纳儒、道学说，终于形成了中国禅学的哲学理论体系。而人类认识史上的“中观”、“唯识”认识论的理论一旦诞生，即以其灵活、生动、广博和普适著称于世，成为人类探索精神世界形成与发展规律的学术精粹。在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近两千年的漫长时期内，曾领百代风骚，执思维理论之牛耳，有力地左右着人类特别是以中土文化为背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周边国家与民族的认识观。这是我们在研究人类思想方法论时应当加以充分重视的理论现象。

二、佛教认识论要点及其自然科学理论诠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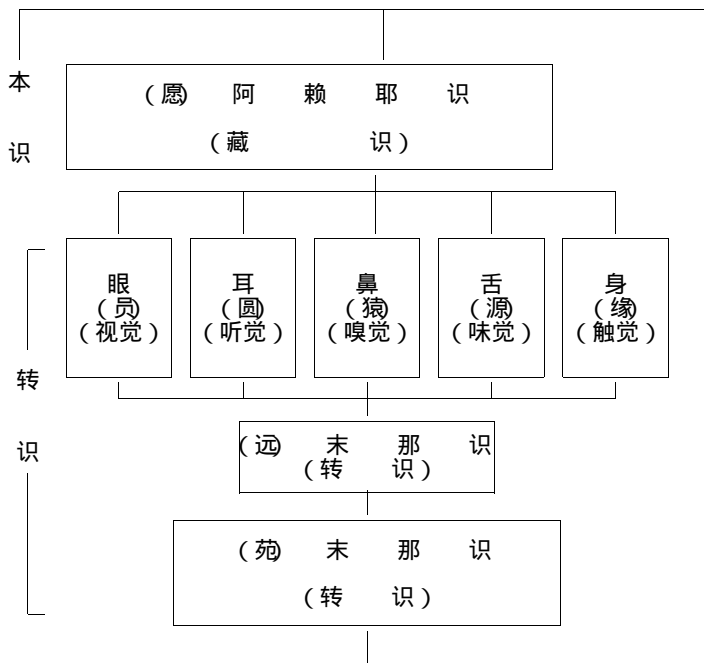
概而述之：佛学“中观唯识论”的核心学说为：

——“三法印”：系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认为世界处于永恒的动态演进过程中；世间的万事万物虽为“我”所知觉，但又非为“我”所执有；解脱心境的缠绕与束缚，便能到达“转识成智、净化人生”的湛然、空灵、圆满的觉悟稳定境界。

——“五蕴”：系指“色”、“受”、“想”、“行”、“识”这五个体验世间事物的从存在—感受—整理总结—约束行为—形成经验、意识和认识的连续过程。

——“八识”：系指“眼”、“耳”、“鼻”、“舌”、“身”、“意”、“转”、“藏”，概括了人的意识形成系由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综合整理、积累而成；而人之行为和思想又必然转化为“业因”的种子并获得储存。“业因”一旦获得外部环境条件（缘），便进入了循序往复的生命再造（轮回）。见下图。

——“三身”：系指“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和“千百亿化身”。对此“三身”之说有二解：一曰“经解”，是谓万物众生的本质皆“具足佛性”，都应是清净无染的、纯洁真实的、



附图：佛学“八识”架构示意图

“合万法于一体”的法身；而一旦除却了心中的“翳障”之后，便获得了“圆融深湛、完满无缺”的报身——佛；于是，成佛之后的人便具有以无尽方便随宜的形式接引众生的应化之身。此外又有“实解”：系指人类出生、成长、成熟这一顺序规律中的三个阶段：人从呱呱坠地的降生开始，实为清净无垢的童贞之躯；然后再养育、成长为成年的人，此时身心健全、理智完备、精力旺盛，到达圆满的成人阶段；进入社会之后，在各种不同的

场合、环境、地位中，体虽如一而名分各异，是为“千百亿乃至无尽恒河沙数”的不同化身。这是佛学从社会学角度看待人生的精辟论述，为人类观照自身的言行、身份、思想和形象提供了有意义的阐述。

——“因果与轮回”：“果”由“因”生、“因”为“果”本，均属自然科学中自变量（因）与函数（果）的相互依存关系。再越寒曾 是数学分析中用于表示某一函数再随自变量曾按照某种规律寒变化而变化的通式。显然，曾是“因”，再是曾按照规律寒变化而产生的“果”；且在其动态演进过程中呈螺旋式进化的特征。现在，一提及“因果”，往往被斥为“封建迷信”，科学的佛教认识论于是被长期蒙垢。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论证能被普遍承认并接受，而在佛学认识论中的因果学说却被屡屡排斥，平心而论，此类偏见确实有失公允。我们理应以科学的态度认真而切实地对佛学认识论给予审慎的评价和重新认识。

——“境由心造”：既然众生以“心念”为本，故由于各人持有不同的心态便决定了处在同一环境中的不同感受。文学作品中的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同样是下雨，在离愁别苦中的温庭筠，就有“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的凄婉哀怨；而在笙歌燕舞中的吴文英，则有“涨西湖，半篙新雨，麴尘波外风软”的缠绵旖旎。

——“体用相依”：万物本体本来如一，皆为清静空灵的本原。但因个人的所执（体）不同，故而表现形式（用）也有所不同。以人而论：法身虽同但因“所作之业”不同，则各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形式是以“千百亿化身”而各具所异；以物而论：如灯为光之“体”，光是灯之“用”；“体用”关系实质上就是“能所”关系。“能”，系指人或世间万物本来就具备的基本功能，而“所”系指人或世间万物在其生命（或演进）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及表现，从而准确而形象地描述了物质载体和精神功用

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密切相关的联系。

——“四谛”：系指“苦”、“集”、“灭”、“道”，是谓世间本因心有所求（往往求不得）因而成苦。因欲望、意愿与现实悖逆而生成的“众苦”，可进而积累成为“妄执”，倘若妄执不破，就必然“不现真实”，亦即心念被表象所遮掩，不能体味事物的本质；而一旦“灭妄”，则必然“显真”，人便可能透过表象，认识并获得事物的真实属性，从而促进人的意识进入“正道”，觉悟的人生于是被基本奠定。佛学称此四项认识真谛为“四圣谛”。远在中古时期的佛学理论竟然如此深湛地阐释了这种建立于“缘起”所形成的个人意识从逐渐成熟以至最终达到“真如之道”的原理，完整地揭示了从体验到感悟的全过程，充分显示了佛学认识论奠基的深厚。

——“三学”：系指“戒”、“定”、“慧”三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循序渐进的学习（修）阶段。“戒”，系指其修学的纪律；“定”是修学到一定程度时可以达到的精神境界；随着各个阶段、各个层次的意识“定”境的不断积累，最终必然达到“通达智慧”的等级（即“果位”），这就是“慧”。

——“渐”与“顿”：系指人类对于客观世界之认识及自身道德之建立，其过程犹如“十月怀胎”——属“渐悟”的过程；而真正地到达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的成熟期，则犹如“一朝分娩”——是“顿悟”的飞跃。这种对人类认识的“顿”、“渐”分析，完整地揭示了客观世界及人类认识过程中的由量变积累而最终产生质变跃迁的科学规律。

三、佛学研究中的改革与深化

佛教的创建可上溯至公元前 远世纪中叶（与春秋时代的 中国儒学宗师孔子同时）。在当时生产力和物质文明都远不如近代社会的历史时代中，佛学理论已然如此博大精深地包容涵盖并融

会了人类、社会、宇宙的众多客观规律，确实难能可贵、令人叹服。在生产力与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佛学理论的基本宗旨和要领仍然具有十分现实而具体的实用意义。古老的哲学与现实的文明一旦结合，往往能净化人类的心态、升华人类的理智。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佛学理论体系在具备现代理念的人类面前，获得接受与理解的前提必然将涉及理论社会化和理论系统化的改革与整理，近代的佛学研究无疑地应当从这一角度入手。

援佛学研究改革的必要性

佛陀（释迦牟尼）灭度（圆寂）后的当年（公元前 缘缘年），由弟子迦叶为首的五百僧徒在王舍城首次结集，正式以“经”、“律”、“论”三藏的形式整理了佛学的理论著作。然而，正如佛陀所说：“我所说法，如爪上尘；所未说法，如大地土。”（《升摄波经》）可见，佛陀在对待认识真理这一问题上，从来主张“世间一切微妙善语，皆是佛法”——尊重自然和宇宙间的客观规律一直是佛学的宗旨。中华佛教在此后的弘扬历史进程中，也始终恪守这一原则并且不断地创新、发展、完善着佛陀的理论学说。较长时期以来的所谓“离经所说，终不敢言”的墨守陈规，往往使得不少有识之士畏于“离经叛道”的指责而噤若寒蝉，从而导致佛教哲学理论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退化。必须强调指出：任何理论倘若无视其存在的现实社会环境而“离世独立”，则必然成为现实社会中人人望而却步的禁区；更有甚者，则极有可能被世人误认为“灵异”而出现对偶像的迷信与崇拜，哲学于是被禁锢乃至僵死。由是而论：当前佛学研究者在系统认识、整理佛学文化遗产的同时，应当充分采用一切可能采用的近代方法及手段，对佛教哲学理论体系中的科学论点、正确观点与相应推理进行卓有成效的阐释和证明；在应用佛教哲学理论处理、解释社会问题时，应当明智地排除并果断抵制早在佛陀时代

便已明令禁止的诸如偶像崇拜、占卜问卦、灵异拜忏、追荐超度等迷信行为与方式。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对佛教哲学理论体系中的合理、正确部分进行诠释，可望在近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中，为弘扬佛教哲学的科学思想注入新的活力。

佛教理论体系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需要。似应以中华佛学（禅宗）理论为核心，范本仍应以《六祖法宝坛经》为准，尽量融会临济、云门、曹洞、沩仰、法眼五宗学说和近代佛学有关各宗各派理论的共性部分和互通之说，借助于近代哲学理论思想的新学说、新方法、新手段，有机地结合当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特别是当代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特征，以期系统地建立中华佛学的现代理论体系。显然，开展这项工作势将涉及巨大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投入并必然将经历较长时间的组织操作。但就及时拯救、整理保护中华佛教哲学思想理论瑰宝这一跨世纪目标的社会意义及其文化价值而言，无疑地应当是一件值得花大力气去作的千秋功业。

圆媛结束语

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中华佛教哲学思想理论要点进行科学阐释，是作者集数十年哲学研究心得与体会的初步尝试。作者的本意还在于：正如历史悠久的中华佛学广纳百家之说而自成体系一样，正视历史和现实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也必然不应排斥具备深邃思维理趣的古老佛学中的合理部分。弘扬了近两千年之久的中华佛教及其理论学说丰富而绚丽多彩、积极而利国佑民。毋庸讳言，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华佛教本身也确实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污染和糟粕。但正如世间万物万理绝无十全十美的“足赤之金”的道理一样，在人类历史上，所谓“终极真理”是不可能存在的。

任何理论学说都必然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不断接受历史、